

南诏国时期军事活动与彝族传统体育的关系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阿桂婷 白文婷 尹金萍 孙旭静

[摘要]军事是南诏国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军事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南诏国的国民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云南彝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台阶。彝族传统体育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为适应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在社会发展中所创造的智慧结晶。本文通过访谈法、实地调查法、文献资料法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等方法,对南诏时期军事训练与彝族传统体育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系统的深入分析研究,以期探索云南彝族传统体育与南诏军事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南诏国 军事体育 彝族传统体育

1. 南诏国的历史渊源

南诏国(公元738年-902年)是我国古代西南各兄弟民族共同建立的奴隶制地方政权。回首历史尘烟中渐行渐远的南诏时,发现在南诏国境内,南诏王为乌蛮(彝族先民)贵族,唐朝初年,在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较大的部落,即“六诏”。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六年),“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在李唐王朝的扶持下,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吞并了邓赕、浪穹、施浪、越析、蒙隗等五诏,建立了以乌蛮贵族为首的统治政权,实现了洱海地域的空前统一。由于蒙舍诏(在今云南省大理巍山县彝族回族自治县)位于洱海地区最南端,故史称“南诏国”。^[1]在其一百六十四年的历史中,对外,一直面临着盛唐和吐蕃的双重压力,对内,又要协调与众多民族的矛盾,所以军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就得以占据南诏国体育的首要位置。据史料记载,南诏军和水西军都是彝族在历史上两支有名的军队。^[2]

2. 彝族传统体育对南诏军事体育的影响

南诏的军事力量虽小而不断,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统治者时刻注重加强民族军事训练,其主要手段就是广泛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而各民族的人民是军事力量的来源,其中,彝族人民占有重要地位。据史料记载,在水西土司军中的阿卢、阿五、归宗法沙等皆是彝族土目家支名。“六慕濯色”彝语意为城堡营寨的头人。南诏时期的军事训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2.1 行围狩猎、赛马、射箭、射弩比赛等活动,使南诏军队提高了骑射技能

云南彝族先民从战争到和平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彝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之一的射艺中,深深地烙着岁月的痕迹。射箭之术是古代彝族男子所必备的技能,彝族文献中有关彝族优秀射手的记载多如繁星。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就有彝族练习骑射的记载:“日月练武功,弓箭闪光,冬也着轻装,夏也须裹扎;举步眼明亮,勇士善骑射,如青松兴旺,名声更无扬”。射箭是古代士兵的重要军事技能,南诏国的射箭技术训练主要以骑射为主。除此之外,在人数上占多数的步兵中有专事射箭的“步射”,还要求会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弩射等。^[3]

2.2 传统武术成为军事技能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千百年来,武术一直被当作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有力手段。彝族传统武术有徒手和器械之分。彝族人民并且自幼习武,流传与云南境内的刀术都由家之祖辈相传。元李京《云南志略》载罗罗“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多养义士,遇战斗,视死如归。”土司之间,头人之间,乃至家亲之间,一旦发生纠葛,动辄武力相见,每打一次冤家,双方都要动员成百上千乃至万人参加,以刀枪、棒、箭为武器,面对面地厮杀。“剑是南诏军队中的重要兵器,《蛮书》载:“凡试马军,……四十步外走马虎,颇柱中斗子为一次上;……步卒……弄剑为一次上”。枪术训练主要针对的是骑兵,《蛮书》载:“马军……盘枪百转不失为一次上;”枪术是骑兵的必考项目。《蛮书》载:“望苴子蛮,……其勇捷,善于马上用枪。所乘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牛尾,驰突若飞。其妇人亦如此。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六诏统一以后,刀、剑的广泛使用导致了练兵方式的多样化,进而丰富了军事体育的内容。

2.3 举重、跑步、登山、爬杆、游泳等民族军事训练

早期的滇川陆地险恶而奇异的自然环境使人类的生活条件极为严酷,原始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攀爬、奔跑、跳跃、游泳等就是人们同大自然斗争中的活动方式,是生产劳动的基本技能。南诏时期的彝族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但由于要受南诏统治者的征调,使他们这些生产、生活技能过早介入了军事活动。彝族的摔跤、蹲斗和斗牛在军事训练中,不仅有技能训练的意味,还有一种体能的训练。樊绰《蛮书》卷九载:“步卒须为五次上。站苍山顶立旗,先上到旗下为一次上;暮一丈三尺坑过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为一次上;……负一石五斗米四十里为一次上。”由此可见在南诏国步兵中,军事体育训练内容包括:登山、跳远、急流泅渡、负重越野等,其中既有陆上项目,也有水上项目。

另外,彝族素有“马背游牧民族”之称^[4]。赛马是彝族的传统体育项目。马军在南诏军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有较快的移动速度和较强

的作战能力。正是有了马军的支持,把军事活动的范围扩展到“东距爨,西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的广阔疆域内,这不能不说是西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3. 南诏军事训练影响下的彝族传统体育

3.1 南诏军事个人训练

史料中反映南诏军事武艺与生产、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战争时,没有专门的武器,很多生产用具就被当作武器来使用。骑马、射猎、攀爬、奔跑、游泳、舟楫等生产技能则成了军事武艺。南诏的全民皆兵的政策,表明南诏国的军事训练是一种带有全民性质的普及型体育活动。彝族传统体育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在军事训练和战争中衍传着先民智慧的结晶。彝族体育产生于古代的军事战争及军队组织、兵器装备、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之中,又能动地作用于与一切军事活动,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例如:个人训练中的射术、剑术、枪术、负重、攀爬等技能的训练,对现存的彝族传统体育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训练过程中的跑、跳、投掷等动作到今天已成为体育的重要竞技项目和娱乐游戏活动,例如:打水漂、水筒枪、甩石、甩棒、负重赛等。此外,弓箭是狩猎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狩猎生产的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射箭这一主要技艺,在今天彝族人民的体育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3.2 南诏时期的集体训练

南诏军队在强调个人素质的同时,也注重队列的训练。《蛮书》载:“布陈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以此次第,定为常制。临行交错为犯令。”这是南诏战斗时的队形,平时也应有严格的训练,战时这种队形保持控制也较严。整个训练过程展现了严格的集体行为。在彝族的传统体育中,“战争中必要的队列、布阵、决战、陷阵的手段(武器的准备与武艺)等军事体育内容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至今,间或发生氏族的纷争,彝族人民都善于事前谋划,事后细究的集体行为,其间必然形成了队列、拼刺、格斗、摔跤、投掷、跳跃、跋涉等基本内容。”^[5]所有这些提高彝族人民的集体意识,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如:舞龙、舞狮子、划龙舟、拔河等项目中无不体现集体行为。

4. 小结

体育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现象之一,自诞生之初就与战争和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6]体育即会成为战争的形式,也会成为战争的准备,可以直接导致战争,也可以缓解战争的冲突^[7]。在频繁的军事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彝族人民便有意地创造了军事体育。而民族军事活动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体育。民族军事活动,也成为了民族体育形成、发展的摇篮和沃土。南诏时期相关的军事活动和彝族传统体育关系亦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项目也逐步转变成为今天群众习习乐见的彝族传统体育。使军事体育活动在彝族民间得以世代流传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朱国权.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 [2]谷跃娟.南诏军事制度述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 [3]杨万智,周百之,饶远.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 [4]陈斌.南诏国军事体育训练与军队战斗力[J].民族军事体育研究,2004
- [5]张新.氏羌族群运动习俗纵横谈[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0
- [6]饶远.民俗中的体育与体育中的民俗——易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05
- [7]武玉林,王金剑.不解之缘——谈谈军事体育的起源[J].国防,2008
- [8]刘嘉丽.体育与战争关系浅析——体育人类学的视角[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5